

艺术中国  
人物

AAC

刘建华

超越陶瓷进入当代

文 / 周永亮



刘建华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同时也是一位极具洞察力的社会批评家。我们无法用一个词来完全定义刘建华，他曾以瓷成名，但很快把更多的材料纳入自己的创作范围。刘建华的作品总是在变，“变”成为唯一不变的主题，他是一个“骨子里不安分的人”。

从小到大，刘建华在吉安、景德镇、昆明、上海四个城市都生活过，在他的眼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我对每个城市都没有排斥，我能看到城市里比较正面的东西：吉安市很灵气、自由；昆明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上海留下了近现代文化的气息，我能看到城市的核心价值，这跟我的心态也有关系，所以我活得不累。”

## “安静”的刘建华

2012年7月26日至9月1日，刘建华、海波双个展在佩斯北京展出，这是刘建华继在北京公社举办的个展“无题”、“地平线”之后的又一次展览，展出了他近期创作的两组作品：《一线之隔》和《优雅与危险，置于你视觉中的体验》。自2008年起，刘建华的创作从社会学意义的探寻，转为一种关于“安静美学”概念的思考，并在这个独特的美学方向上不断追索。

“这个展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空间上的变化，因为双个展，空间被一分为二，参展观众首先进入大的空间，然后再进入到一个小的空间。”刘建华说，小空间中展出了《优雅与危险，置于你视觉中的体验》，用铁丝做的类似竹林的感觉，铁丝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可能会让人跟工业、力量、暴力联系起来，“通过悬在空间让观众产生既熟悉又陌生的体验。”

外面的作品是《一线之隔》，在类似宋代青釉的盘子上画了一条延续的线，围在方盒子外面。“我住在上海，作品是在景德镇做的，所以坯体干后就要去景德镇画一批，是手工用青花画的一条线。大家感觉都一样，其实其中有一些细微、细腻的变化，这可能跟当时的情绪、感觉有关，外面的东西跟里面的东西反差比较大，很多朋友觉得特别安静、单纯。”

这两组作品一个单纯，一个压抑，“我觉得两组作品跟线条是有关联的，但线条仅是一个语言、词汇，我是希望大家进入到这样一个空间通过视觉、通过空间的压迫感自己去体验一下这个物体给自身的一种感受。”

这是刘建华“安静美学”的又一次试验、探索，这种观念的形成并非是一直延续起来的，而是从另外一种“极端”中演变过来的，这就不得不提他在2008年创作的《出口货物转运》。

“当时的背景、想法是想表达当下发展中和发达国家质检的不平等对话机制，主要基于发达国家将一些工业、科技等垃圾，通过一定渠道运到中国，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广东、顺德、佛山等一带。当然这本身已有产业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需要资源，发达国家垃圾





处理成本非常高，但在中国因为资金、专业、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少数回收，其余通过人工去处理，掩埋、焚烧，希望通过这个点切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对等的关系，这其中也包含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因素。”刘建华说。

这个想法其实刘建华一直就有，但苦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外滩三号的邀请成为促成这个方案的契机。外滩本身具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殖民文化的背景，在新中国时期，外滩现在已经成为中国高端消费的样板，高端品牌店、餐厅、奢侈品牌林立，在刘建华看来，外滩就成为实施这个方案的最佳地点。

最终整个外滩三号空间被改造成一个垃圾周转站，中间的中庭全部用有机玻璃密封起来，里面有10吨的洋垃圾、机器，墙上是刘建华搜集的关于垃圾的各类文献和中外媒体对展览的报道和观点。“发达国家垃圾通过地下方式运到中国，中国再自我消化，由于能力的原因对环境污染很厉害，我希望借助于艺术方式把他转换成另一种商品，再卖回到西方。”“我当时觉得如果有藏家收藏必须是西方的藏家”，展览后，有几件作品被西方藏家收藏，后来还有机会参加了香港苏富比拍卖。

在此之前，有批评家说中国的艺术家还没有达到对社会政治学范畴的关注，后来看到刘建华的《漂浮的物体》、《义乌调查》、《出口货物转运》等作品，觉得现在中国艺术家有开始关注有关社会政治学的问题。

但就当人们给刘建华贴上“关注社会政治学的艺术家”标签时，他自己却悄然转向。刘建华在做完《出口货物转运》后，觉得这种创作可以成为一种模式，之后很多艺术家也在利用摄影等其他方式进行类似的创作，当时他也开始反思艺术家的位置、语言，后来开始把“故事、叙述性的东西慢慢抽离掉，作品的语言尽量能够浓缩，尽量能够单纯”，慢慢地形成现在的“安静美学”。

## 从工艺美术大师到艺术家

现在刘建华已经成为有名的艺术家，其实在他的早期生活中，他是一位杰出的工艺美术家。出生于1962年的刘建华，本姓谢，名建华，属于“过渡期”的一代，他们没经历过上山下乡，但时代又让他们了解到了其中的残酷。“画画是一技之长，拥有一技之长就可避免上山下乡”，由这个单纯的想法出发刘建华开始学画，其父托战友找到一位文化馆的老师来教，在当时学习的三个小孩中，刘建华画得最好。

也正因为此，刘建华被建议去景德镇舅舅（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专业是雕塑）那学习画画。在1975年7月，刘建华一个人搭便车来到景德镇，当时他12岁。“景德镇最初学画的那一年，方法不对，大人每天把我关在家里画画，而且只有我一个人画画，没有氛围，我一度没太大兴趣了，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但那时候至少心里，确实



对这个画画还是很感兴趣。”在此期间，他接受舅舅刘远长的严格训练，也从此跟舅舅改姓刘。

时间来到了1977年，当时刘建华14岁，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厂工作，开始他长达8年的陶瓷工艺科班最传统和全面的训练，“这段时间我基本掌握了陶瓷工艺的流程和技巧”。19岁的刘建华就以传统人物雕塑《霓裳羽衣舞》获得景德镇当地陶瓷美术最高奖项——“百花奖”和“国家轻功部工艺美术评比一等奖”。

虽然在陶瓷工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不能满足刘建华内心的饥饿感。“1978年有一本书对我影响比较大，《罗丹艺术论》，它使我对雕塑的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做学徒时学的是传统雕塑，跟罗丹的雕塑在语言、空间以及立体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这在年幼的刘建华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后来，刘建华有机会去景德镇雕塑系进修，“虽然进修只有两个月，跟那些大学生的接触，我当时很小，十七、八岁，他们特别鼓励我去读大学”。

在经过了三年高考尝试后，1985年刘建华考上了景德镇陶瓷学院的雕塑系，得知消息后，他就将所有做陶的工具都转送给了其他工人，那时候的他认为自己这辈子也不会再接触这种材料了。上大学期间正值85新潮，“中间也看了一些书，只是我自己周围没有这个环境，心理上对八五新潮其实都一直挺关注的。”

1989年，刘建华大学毕业后本想留校，但当时正处于恋爱中，女友（现在的老婆）不能留校，最后他决定随女友到了昆明，就职于昆明云南艺术学院。当时昆明有一个西南艺术群体，成员包括毛旭辉、叶永青、张晓刚等，他经常与李季、唐志冈等探讨艺术创作、未来发展、展览策划等一些问题，“所以我到了昆明后，很快就进入了一个持续的创作状态。”此时，刘建华基本上完成了从工艺美术大师到艺术家的转型。

### “变”与“不变”中的刘建华

刘建华骨子里是个不太安分的人，“我的艺术历程中分为好几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其实就是我强调的‘变化’”。有的艺术家在某个方向上坚持一辈子，但刘建华不是，“可

能别人回头看我的作品的时候，可以发现的是一个比较长的线索，在这个线索中我强调一种变化，这是我一直强调的对艺术的态度。”

从1989年大学毕业后在云南艺术学院任教到1993年，“那个时候做创作其实并不会想太多，很多是一种个人内在气质的自然体现，创作的更多是一些抽象的作品”，创作了《生命系列》、《自然系列-绿色生命》等“生命流”作品。

自1993年下半年，刘建华开始用现成品和玻璃钢等其他材料来创作。其实彩塑是他的一项长期计划，从《隐秘》、《不协调》也开始脱离了以前纯粹抽象的形式手法。但是《隐秘》和《不协调》，只是形式上写实，“实际所呈现的意义上的东西却是抽象的，它没有办法去具体化，只能是处于那个时代人们的感受。”

1998年底，他开始创作旗袍系列，采用陶瓷这种材料，从1998年到2003年，刘建华更多地通过瓷来进行创作，作品有《隐秘》、《不协调》、《迷恋的记忆》、《嬉戏》、《日常易碎》等，很多人把瓷作为刘建华的一个符号。之所以选择陶瓷，首先是因为他在陶瓷上从小浸染了十几年，非常熟悉；其次，“我也是希望用这种工艺美术的材料介入到当代艺术的实验性当中。”

其实，在陶瓷之外，他也不断采用其他各种媒材，试图打破人们对他的既定印象，2000年的观念影像《今天，我们在哪里》、2004年参加“快递展”的行为艺术《捐助》和装置作品《可以延续的梯形风景》即是如此。

2007年做《梦想》成为刘建华在创作材料态度上的一个转折。这件作品是根据航天飞机的造型来创作的，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投影，一部分是砸碎的瓷器所组合成的航天飞机的残骸。当时航天飞机给人的是一种梦想、一种希望。刘建华希望向观众传达的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都需要客观来看待它。“这件作品我脱离了对陶瓷运用的局限性，并不保存陶瓷的完整性，纯粹的把它当作一种材料来体现，只能看到材料的纯粹性和易碎感。”

虽然刘建华的创作和关注点在不断变化，但从某种程度上，刘建华这些年来又没有变，“我觉得最初的作品也与社会批评有关系的，只是更多关注的是一种心理的变化。发展到现在，我个人觉得我的作品有两个线索：一是隐秘内在个人心理活动；一是有关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读。我的作品都是可以归类到这两条线索之中的。”